

夹缝中的摆渡

——舒婷早期诗歌探析

王 锐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舒婷是一位曾经产生过很大争议的诗人。以前的论者大多数从褒贬的角度来论证舒婷早期诗歌,事实上,抛开这种褒贬判断,对舒婷早期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双重性特征作一现象性的阐述,可以真实地理解这位诗人。从自我、语态、传达三方面入手,以求凸现出这位过渡性诗人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舒婷; 诗歌; 双重性; 过渡性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348(2008)10-0017-04

谈论舒婷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上,舒婷可称为“一颗璀璨的明星”。她的诗作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并两次获得全国诗歌奖。舒婷早期诗歌创作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福建文学》曾在1980年进行了整整一年的讨论,《当代文艺思潮》也在不断地谈论舒婷。综观那些文章,有褒有贬,对舒婷诗歌的意见有很大分歧。有论者认为舒婷诗歌仍属于旧时代,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而有的论者认为舒婷诗歌代表了“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开始”^[1]。

为什么对于同一位作者,论述竟有如此大的反差呢?笔者认为反差越大,我们越有必要对作家进行更深刻的认识。当时的论者多从自己的欣赏口味和时代的要求来考察作者,其实,这样的认识是有失偏颇的,是不能全面地概括舒婷早期创作的。只要我们深入文本,我们就不难发现,在舒婷早期诗歌中处处包涵着双重性。这种双重性恰恰是作者一种矛盾心态的反映,很能代表舒婷创作的尴尬状态。这也反映了一个真实的舒婷,一个女性诗人在理想与现实矛

盾中的艰难选择。借此,笔者试图通过论证这种双重性,以求找到重新解读舒婷的契机。

一、“小我”与“大我”——双重自我的对立统一

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诗坛上,政治抒情诗占着统治的地位,这些诗往往把抒情主体的个体等同于作为一般社会主体的个人,把抒情主体的个人情感和个性表现等同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个人主义,并且以群体的多义取代个体的“群言体”诗歌。因此这种诗歌中的自我形象多为政治和道德上完善的“大我”形象。

“文革”后的文坛,朦胧诗人的涌现,把个人的地位和价值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成为朦胧诗的思想内核,这一内核构成了其主题的启蒙性质。它所表达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人的尊严的讴歌,以及反抗迷信、专制暴力和愚昧的理性精神,使之成为当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源头与组成部分,而舒婷正是这种启蒙文学的重要参与者。在舒婷的诗歌中,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分别表现为两个活跃的自我:小我和大我。“小我”是作为个体形象出现的,抒发的是个人感情;而“大我”是作为一代

收稿日期:2008-07-20

作者简介:王锐(1983-),女,吉林扶余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人形象出现的,提升了普遍感情。往往“小我”是痛苦、惆怅、阴郁的,而“大我”则是昂扬乐观,甚至悲壮的。具体到一首诗中,有的是只出现“小我”,有的是“小我”与“大我”同时出现,有的是只出现“大我”。舒婷诗歌中最多的是第二种情况,这样的诗往往开始以小我的口吻叙述,而最后提升大我,以“大我”战胜“小我”而告结束。

如在《岛的梦》中:“我在我的纬度上/却做着候鸟的梦”(小我)。而最后写道“我在海潮和绿荫之间/做着与风雪搏斗的梦”(大我)。在《童话诗人》中:“心也许很小很小/世界却很大很大”(小我)。而最后“世界也许很小很小/心的领域很大很大”(大我)。还有《在诗歌的十字架上》中“可是我累了,妈妈/把你的手/搁在我燃烧的额上”(小我)。最后写道“虽然我累了,妈妈/帮助我/立在阵线最前方”(大我)。

一首诗中同时出现两个自我,这样的写法从深层次上表明了舒婷创作的一种矛盾心态,表明诗中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英雄”意识,流露出20世纪50、60年代政治抒情诗的痕迹。舒婷塑造的“大我”仍是道德上完善的人的形象,这个“大我”是舒婷他们一代人的代言人的形象,是对一代人的精神指向、价值追求作出指导,这就使舒婷的“大我”有一种劝勉和训诫的口吻。然而,这并不是舒婷愿意为之的,舒婷自己曾经说过“人啊,理解我吧。我从未想到我是诗人,我知道我永远也成不了思想家,我通过我自己深深意识到:今天,人们迫切需要尊重、信任和温暖。我愿意尽可能用诗来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障碍必须拆除,面具应当解下,我相信,人和人是能够互相理解的,因为通往心灵的道路总可以找到”^[2]。舒婷明确指出自己永远成不了思想家。然而迫于时代的要求,使她又不得不成为思想家,尽管思想是那么浅显,只是一些浅层的呼吁与训诫。正如陈超所言“那些有深度的读者,今天很难从舒婷的诗中激活与生存搏斗的欲望,获得超量的,超前的意味了”^[3]。而在当时,要想发表,要想获得社会上与评论界的认同,这样的写法是必要的。举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徐敬亚同志曾在1983年写了《崛起的诗群》一文,对朦胧诗大家赞赏。然而,在1984年他又写了自我批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这说明直到1984年朦胧诗还未被认同,社会主义的创作原则仍占统治地

位。而舒婷的诗之所以能在1982年就获奖,主要原因仍是她在诗中塑造了“大我”形象。这本身是舒婷不得已而为之,也是舒婷所不擅长的,带有明显的僵化模仿的痕迹。

但舒婷诗中的“小我”则是舒婷的本真状态,这个“我”是舒婷内心世界真实的反映,更能显示出—位女性诗人独特的艺术气质。抛开那个时代,放在艺术的天平上衡量舒婷的早期创作,最有价值的还是这一部分。而这个“小我”更像是上一个时代就开始徘徊的、温婉忧郁的形象,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历史沉重的步伐^[4]。这个形象是在一场活动中,被扭曲了肉体 and 灵魂的,在徘徊、彷徨中以苦吟为主的顾影自怜、自我欣赏、自我舒张的个人主义者的形象。如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中:“在你胸前/我已经变成会唱歌的鸢尾花/你呼吸的轻风吹动我/在一片叮当响的月光下。”这是一个温柔宁静的抒情形象,是舒婷诗中那个充满女性温馨的抒情主人公——聪明、机敏、蕴藉、体人、幽雅典丽、凄婉动人的形象。而在《春夜》中:“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忧伤/当我们不在春夜里靠着舷窗。/月光像蓝色的雾了,/这水一样的柔情/竟不能流进你/重门紧锁的心房。”一种失落的空旷感衬托出心灵温柔的充实。其它早期作品还有《诗神与爱神》、《赠》、《黄昏》、《思念》等。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欣赏这些诗仍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舒婷这些以感情取胜的诗,既是舒婷所擅长的,更是舒婷所希望和追求的。相反,那些以思想取胜的诗在现在看来,已很少能激起人们的共鸣。

二、对抗与和解——双重语态的交锋碰撞

舒婷这一代诗人,由于他们的青春开始于十年动乱之中,每个人都经历过自我从狂热的迷信到痛苦的觉醒,从苦闷的徘徊到勇敢的叛逆这样曲折复杂的心理历程。因此,他们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人性摧残是悲愤的,这就形成了他们诗歌的对抗性特征,这是一代人正义的呼声,是对人性回归的呐喊。舒婷写道:“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一代人的呼声》)。诗人发出反问:“难道真挚的爱/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难道飞翔的灵魂/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船》),然而这种对抗只是舒婷的一种话语形式。她的对抗是不彻底的、不坚决的,她不像同为朦胧诗人的北岛,江河那样对抗到底。比如

北岛写于“天安门”运动期间的诗作《回答》和稍后写成的诗作《一切》，这两首诗以“我不相信”和“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的极端态度，集中构成了北岛在这期间的诗歌创作的情感基调和情绪的扭结。他在《峭壁上的窗户》、《古寺》、《履历》等其他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阴森、冷漠、荒诞、孤独和孤傲蔑视的情绪，几乎都是怀疑和幻灭情绪的派生物。这表明，北岛的诗作是一个扭曲的时代被扭曲的精神印记。他的每一篇诗作都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疤痕。所以北岛的对抗是彻底、坚决、没有和解余地的，是对那个黑白颠倒时代的庄严叛逆。而舒婷的诗没有北岛那种进入肌骨的阴冷和难以疗救的绝望。她的诗是充满希望的，有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这其实是一种和解的态度，这种态度使舒婷的诗歌形成另一种话语方式。

如回应北岛《一切》的《这也是一切》：“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雨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这是一种非常明显的妥协口吻。这就使舒婷的诗歌不强调时代怎样残酷，而是强调在这样残醒的时代人应该乐观、向上。在《礁石与灯标》中“你是不是感到孤单？/也许你已经很累很累/但是听我说，亲爱的/当发光的信念以你确定方位时/你要快乐些。”不强调社会对人的迫害，而是强调人的忍受，强调一种社会对人的迫害越深重，人的意志反而越坚强的辩证关系。强调一种勇敢、坚强、快乐、希望的精神支柱。

还有一种情况像“即使冰雪封住了每一条道路/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赠别》）。“即使像眼泪一样跌碎/敏感的大地/处处仍有/持久而悠远的回声”（《献给我的同代人》）。“呵生活/固然你已断送/无数纯洁的梦/也还有些勇敢的人/如风雨中/疾飞的海燕”（《致大海》）。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也发现，舒婷的和解往往选用假设或转折句式来完成，这种句式容易起到一种格言警句式的效果，产生一种悲壮的气势。这就使舒婷的和解显得十分自然。而正是这种和解，使舒婷的诗歌赢得了认同，正如陈超所言“她的心理和大多数中国文人的心理形成同构状态，这是诗人的成功所在，也是她的不幸所在。”^{[3]194} 试看下面两首诗，同为写祖国，江河写道“我把长城庄严地

放上北方的山峦/像晃动几千年沉重的锁链/像高举我刚刚死去的儿子/他的躯体还在我的手中抽搐。”（《呵，祖国》）这是对旧时代的祖国沉痛的抛弃与葬送，是一种对抗的态度。而舒婷写道：“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对旧时代的祖国悲壮地热爱，这是一种和解的态度。而后者却获得了优秀诗歌奖。这说明这种和解获得了社会认同，舒婷正是在这种对抗与和解的交锋碰撞中，最后以和解的胜利而结束。

三、倾诉与控制——双重传达的深层对立

舒婷自己称其创作与自己写日记、书信有很大的渊源，这种渊源使舒婷诗歌具有一种倾诉性的特征。然而舒婷的倾诉并不是放任自流的，而是有控制的。“控制是指诗人在表达情感时所作的有限制的释放，是一种处理手段，它旨在避免无限制地宣泄，赤裸裸地表白情感而造成的一览无余。”^[4]舒婷诗歌的倾诉对象一般是母亲和祖国。而这种倾诉由于时代生活的限制，也受自己生活视野和性格本身的制约，她终于不能在“涛峰讴歌”，她想说又感到不能说，不敢说，因而常常是欲说还休，欲休还说，这就形成了倾诉与控制的深层对立。倾诉偏重于情感指向，是一种自由的心态，而控制偏重于理性指向，是一种拘束的心态，这两种心态融合交织在一个创作主体身上，就形成了一种传达的含蓄性。如下的几行诗，便是最好的注释。“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而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呵，母亲》）“我真想，我真想……/我的痛苦变为忧伤/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雨》）。

正如卡西尔在《人论》中说：“悲剧诗人并不是他的情绪的奴隶而是其主人，并且他能把这种对情绪的控制传达给观众们。”^[5]舒婷并没有像归来诗人那样的哭诉。“我仿佛觉得它犹带着海的咸味/那是闪闪的泪光啊！/带着日月星辰和云的悲泣”（蔡其矫《珍珠》）。也不像北岛那样的咒骂“万岁，我他妈只喊了一声，胡子就全长出来了”（《履历》）。而舒婷诗歌的感情，则有一种理性在统领，那就是寻求人的价值与尊严。这种理性在本质上是一种领悟式的情感思维，而不是逻辑的，思辨的理性思维。这是由诗人独

特的女性气质决定的。所以,对于舒婷来讲,珍贵的不是思辨的逻辑,而是审美的直觉,是对意象的独特感悟。而这种感悟又时时不自觉地阻碍着舒婷的倾诉,成为倾诉的一种控制力量。试看《遗产》这首诗,这首诗是以张志新作为抒情的主体来揭示英雄的精神境界。全体的语言是倾诉性的,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更增强了倾诉的感情力量。这位惨遭“四人帮”杀害的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是超越个人的恨,和“比恨百倍强烈,千倍珍贵”的“不变质的爱情”,“爱给你肤色和语言的国土,爱给你信念使你向上的阶级”……

这种倾诉传达是成功的,是容易激起读者共鸣的。但是这位英雄母亲要求孩子继承她“空出来的岗位”这份真正的“遗产”时,诗人却不自觉地控制了。诗人除了动人的爱、抚慰和叮咛之外,就没有更深刻的思想了,而是停留在了对月亮的感悟上,“孩子呵,抬头望望月亮吧! /她温柔而宁静地/凝视着你……/可她在自己每一个人的头上为每一条道路放射光辉”。这种倾诉与控制的对立,构成舒婷诗歌传达的一种双重性。

参考文献:

- [1]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J].当代文艺思潮,1983(1):245-247.
- [2]舒婷. 诗三首[J]. 诗刊,1980(10):13.
- [3]陈超. 生命诗学论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 [4]吴晓. 诗美与传达[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3:45.
- [5]卡西尔. 人论[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234.

A Ferry In The Crack: Discuss the Dualism of ShuTing's Early Poems WANG Rui

(Literature Department,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Guangxi, China)

Abstract: Shu Ting was a poet ever making much disputation. The mass debaters discuss her early poem from the angle of appraisal or denounce. If we will delete this kind of appraisal or denounce, We might more factually understand the poet, and expound the character of dualism in her early poem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whole character of this transitional poet from three aspects as self, voice and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Shu Ting; poem; transitional

(责任编辑:李曙豪)